

# 第三世界神學簡介之二

## ——南韓的宗教概況及神學趨向

劉賽眉

本文與其說是探討南韓的神學，倒不如說是介紹該國的宗教概況。當然，筆者所指的宗教亦只限於天主教及基督教。事實上，一如亞洲的其他國家，南韓教會的本地神學尚在蘊釀的過程中。與中國所致力遵循的途徑相似，韓國教會亦重視「民衆」，強調與民衆打成一片。然而，韓國教會所指的「民衆」與中國教會所謂的「人民」不同。雖然韓國和中國的人民都曾經有過殖民地和被壓迫的經驗，而韓國的文化亦曾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之影響，然而，由於兩個民族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不一樣，因此，二者所發展出來的神學，亦各不相同，別具一格。現在且讓我們一覽南韓的宗教情況及其神學取向。

### 〈一〉南韓的天主教背景

根據南韓 SOGANG 大學研究的結果，（註一）得知直到七十年代為止，南韓的天主教徒只有八十萬左右，佔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點五。全國共有十四個教區，約有堂區四百個。天主教自十八世紀末期進入韓國以來，迄今已接近兩百年的歷史。在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天主教的發展相當緩慢，但到了五十至六十年代之間，情形突然轉變，在短短的二十年內，皈依者的數字直線上升，教徒比前增加了五倍，這種情形相信與韓戰有關（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皈依者的數目又逐漸減少，教徒的遞增率趨於平穩。七十年代的韓國天主教處於調整時期，八十年代的天主教逐漸顯示新的景象，較為積極地投入社會，很關注正義和人權的問題，韓國的幾位主教在這一方面特別具有領導的作用。

### 〈二〉南韓天主教會的未來

天主教在南韓雖然已有兩百年的歷史，但若與歐洲相比，南韓的天主教會尚屬年輕。短短二百年的時光實在不足以消化基督信仰的全部訊息並創出一套真正屬於韓國文化的表達方式。換言之，韓國教會及其神學的本地化，也仿如某些亞洲的國家，尚有一段遙遠的路程要走。

當天主教進入韓國時，正值世界各地產生遽變之際，南韓自然亦難倖免。從五十年代開

始，「都市化」的熱潮已侵襲南韓。加上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使到大部份慣於安定的農村生活的人民感到措手不及，適應困難。面對這種時代的巨變，韓國人民的第一個反應也與西方人士面對劇變的情形相似，就是本能地抗拒。他們極力要維護舊的、固定和熟悉的價值系統與生活方式，害怕接受改變所帶來的困難和痛苦。只有少數人能夠承認：科技的進步，幾乎好像戲劇一般，轉眼之間，一個新的「電器化」時代上了場，而農耕時代則隱沒於幕後，甚至在某些地方，它消失得有如石器時代一樣地全無踪影。

天主教在韓國，最初也相當保守，否定改變的需要，維護靜止和固定的宇宙觀和價值觀，因此沒有在心理和牧民上作好應變的準備，當最後劇變的事實無法抗拒時，教會所受到的影響比許多俗世的社團更為厲害。（註二）

在梵二後的一段日子裏，韓國天主教徒面臨着雙重適應的困難。第一是適應新文化新社會的困難：舊日的農業社會和文化迅速解體，都市化的社會和深受科技影響的文化使到作為韓國社會一份子的信徒有些徬徨；第二是適應教會由梵一過渡到梵二的轉變時期的困難。從前教會的一切似乎都是事事有規可循，現在則好像各說各是。而且，在韓國，大部份是新教友，五分之四信徒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才受洗的，在他們當中，由於對天主教教義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會把信仰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相混淆，故此在應變時，很容易會放棄應當堅持的，却死守住應當放棄的。雖然，外表上許多信徒都頗為開放，但骨子裏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仍保持着梵二以前的觀點，而他們的心態仍舊是屬於農業社會的。根據 SOGANG 大學所做的調查，韓國的信徒給人的印象較為保守。（註三）

二十世紀的人類，普遍地進入了一個動態的社會中，由於大眾傳播工具的發達，促進了各國文化的交流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性的文化。教會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和文化中，逃避改變是不可能的，只有面對挑戰才是正確的途徑。但是，接受劇變的事實，並不等於承認一切轉變都是好的，所以，現在和未來的教會都需要培養一個正確的批判態度，以具備彈性的原則去應付那千變萬化的環境及問題。七十年代的韓國天主教會似乎已領略到這一點。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間幾位韓國主教對社會問題的誠切關注，顯示出韓國教會將會繼續努力投入社會，不僅接受改變的事實，而且會致力於促成社會的改良。

在七十年代，韓國天主教對教會本地化運動的反應不太熱衷。在這段期間，雖然也有過實現本地教會的努力，但其範圍大部份集中於自治和自養上，對於使基督信仰的訊息與本地文化交談的工作，則進行得不多。在實行本地化的過程中，一如其他地方教會，韓國教會亦曾有過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危機。其實，在本地化的過程中，使基督宗教與本地文化結合固然重要，但本地化亦意味着要使本地文化與世界文化（或全球性文化）相遇。

從韓國天主教徒每年的遞增率及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率來看，至少八十年代的韓國教會仍會屬於「小群教會」。她仍然會是韓國社會中的「酵母」，在人群中產生積極的影響力。近年來，韓國聖召的加增以及教徒對社會意識的覺醒，會使韓國天主教在宣揚福音和改良社會上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 〈三〉基督教在韓國

基督教進入韓國比天主教晚一個世紀左右。基督教在韓國雖然只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但其發展頗為迅速。基督教在韓的那段期間，正值日軍佔據韓國領土之際。一九四五年韓國得到解放，但國家却異常貧瘠。基督教的宣教師於一八八四（或八五）年來到韓國，主要工作是佈道，並沒有從事神學思考的工作。基督教的首批皈依者，大部份為工人及婦女，知識份子不多。此外，最初到韓的宣教士，其思想較為保守，多屬法律主義者。

在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間韓國是處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中，一九一〇年淪陷於日本，受日本統治了三十多年。在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壓抑韓國的基督教，使到某些基督教神學院倒閉。一九四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年後，所有外籍宣教士被逐出境。四十年代的韓國基督教，受到了日本統治者的欺凌。雖然，一九四五年八月韓國終於由日本手中得到解放，但不久，韓戰又在一九五〇年爆發。在戰爭的蹂躪下，基督宗教仍極力謀求生存與發展。

雖然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韓國基督教沒有正式從事神學思考的工作，但經過少數人的努力，神學討論已開始萌芽，一些神學作品逐漸面世。韓國基督教的本地神學真正發展的階段是在五十年代。從一九五五年起，不少留學英美的韓國學子返國，加入神學工作的行列，而神學院亦紛紛設立。五十年代的基督教文字工作，發展相當迅速。除了翻譯外國作品之外，還出版韓國信徒自己的著作，有些神學院更興辦雜誌，反映出韓國教會的處境、實況，以及神學的普遍趨向。當時的神學主要有兩大路綫，（註四）第一：追隨西方的神學思想；第二：致力於建立本地神學。

由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韓國的神學仍然脫離不了西方的色彩。近年來，有些進步的韓國神學家認為，要建立真正的韓國神學，必須衝破過去的傳統，以目前韓國的處境作出發點，發展一套「處境神學」。

### 〈四〉韓國的本地神學取向

韓國教會在發展本地神學的取向上，其經驗與其他亞洲教會頗為相同，就是：一方面關心韓國的文化傳統，討論如何把福音的種子植根在韓國的土壤上；另一方面，重視韓國社會的重建，因此，現代化、都市化、以及科技發展等問題，亦納入神學的討論範圍之內。

韓國本地神學的發展，明顯是受到「俗化運動」和「解放神學」的影響。雖然，韓國的解放神學決非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但至少神學方法上不能說沒有受到上述二者的影響。相信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的韓國神學，將會具有濃厚的牧民特色，神學將被視為是復興教會和重建國家的工具。韓國的新神學家視創造環境、保護人民的權利、促進國民的自由和喜樂為神學的主要任務之一。

韓國最近所誕生的「民衆神學」，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韓國的神學研究者甚至稱其為「政治神學」。在這個神學中所指的「民衆」，不可與「群眾」或「人民」相混淆。因為前者不能道出「民衆」的神學意義，在福音中，「群眾」是沒有覺醒的一群；而後者則在政治

上是十分敏感的字眼，為南韓民族而言，「人民」已成為了共產主義的專門用語。所謂「民衆」，是指一切在政治及社會勢力下受壓迫、覺醒到應當力求正義和恢復人權的人。「民衆神學」非常關注民族的集體感情，認為「恨」是韓國人民集體對受壓迫和不正義的經驗的表達。這種「恨」的情緒表現在民間的舞蹈、詩歌、和戲劇裏，而民衆神學就是要正視和處理這種集體感情，使其化為重建國家和教會的積極力量。有人認為，所謂「民衆神學」更好稱之為「韓國的政治神學」或「解放神學」。(註五)亦有人懷疑它可稱之為「神學」。無論如何，如果可以稱其為神學的話，這個神學仍是十分初步的。在一個神學尚在雛型的階段去斷定它是否健全，未免言之過早。如果「民衆神學」是韓國的「處境神學」的話，則韓國的神學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發展和推進這個神學時，尚有許多問題須要嚴肅地去面對。

按筆者最近讀過的「民衆神學」一書，(註六)發現它只找到了做神學的出發點。對於一個「以民衆為歷史的主體」(註七)的神學如何去了解基督及教會，還未很有頭緒。換言之，這個神學尚未曾在基督學及教會學方面着手深入反省。

無論如何，我們誠切祝禱韓國早日建立起自己的本地神學。韓國神學發展的經驗不僅可以提供給亞洲其他教會作參考，而且，韓國神學家的努力亦會鼓舞亞洲神學家們的士氣！

### 附註：

- (註一)：William E. Biernatzki, S., Luke Jin-chang Im, and Anselm K. Min, Korean Catholicism in the 1970's - A Christian Community Comes of Age, New York, 1975, p.vii-xv.
- (註二)：Ibid., p.164-165.
- (註三)：Ibid., p.166.
- (註四)：Tongshik Ryu, "Rough Road to Theological Maturity", in Asian Voices<sup>7</sup> in Christian Theology, ed. by G. H. Anderson, New York, 1976, pp. 161-176.
- (註五)：Kim Yong Bock, ed., Minjung Theology --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Singapore, 1981, p.26.
- (註六)：Kim Yong Bock, ed., Minjung Theology --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The Commission on Theological Concerns, The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Singapore, 1981, pp.196.
- (註七)：參閱「民衆神學」一書的副題：'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